

香港人家

今時今日，在香港唱歌出碟維生是天方夜譚。上月結束32年政府工作生涯的前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楊立門笑言不愛論政，反而跟記者暢談樂壇生態，由90年代的陳百強，談到今日的「天堂鳥」，他笑言日後希望重拾咪高峰，寫寫小說、出出書，享受藝術人生。

大公報記者 吳卓峰

54歲的楊立門素有「AO歌王」美譽，1982年參加第一屆新秀歌唱大賽，跟梅艷芳同屆，本應大有機會叱咤樂壇。可是臨入決賽一刻，他接獲政府通知取錄為政務官，幾經掙扎，他最終決定加入政府，退出比賽。

素有「AO歌王」美譽

今日香港樂壇，人人都看成是一潭死水。近期就有籍籍無名的本地樂隊主音，跑去內地電視台綜藝節目參加歌唱比賽，翻唱李克勤的《月半小夜曲》，憑着歌喉和感染力，獲評判一致好評，之後一夜成名，在Facebook獲廣泛轉載。香港歌手唯有北上追夢。

當年棄歌從官，為着高職厚薪，今日「有官唔做」，楊立門明言自己「不愛政治」，總之唱歌大過天。他說：「局長呢個職位，我又唔大興趣囉。未來有冇人（政界人物）接觸我，我真係唔知，而我真係可以答你，我自己就真係有咩政治野心。」

談及唱歌，楊立門總是「雞啄唔斷」，講到眉飛色舞。「哈哈！日後我會唱番上一代的流行曲，唔擔心（自己）唱歌冇人聽，反正（把歌曲）上載至YouTube又唔使錢，出去租間錄音室亦唔係貴，我又畀得起。」

語畢一會，看到記者一臉狐疑，楊立門斬釘截鐵地說，「（粵劇名伶）阮兆輝對我講過，60多年前（出道），當時觀眾已經個個上咗年紀，佢話到咗某個人生階段，自然就會鍾意睇粵劇。哈哈！就好似而家四、五十歲的人，都會細懷粵語流行曲當年最輝煌嘅時代，（我）敢肯定（自己）會有觀眾

。」在民政事務局擔過大旗，果然交遊廣闊。

曾替陳百強作曲填詞

楊立門棄歌從官後，依然眷戀樂壇，1990年還抽空替陳百強的《別話》作曲填詞，成為從政時期的「小確幸」，「當時參加佐CASH流行曲創作大賽，空閒時哼咗個旋律出嚟，發覺又幾好聽喎，所以再填詞入去，咁就整咗首歌，寄去參賽。」

「當時的確係『玩票』性質，我亦做緊AO（政務主任），有可能繼續作曲落去。之後參賽歌曲入咗決賽喇，可惜三甲不入，後來有唱片公司睇中首歌，買咗首歌版權，畀咗Danny（陳百強）演繹。當時真係有心試過出嚟做作曲人，但係Danny係一線明星，肯唱我首歌，真係令我好開心，哈哈！最後仲有幾千蚊（版權收益）落袋。」

記者聽過《別話》後，覺得旋律悅耳、詞鋒細膩，可是楊立門說對陳百強的演繹大失所望，「我聽番佢唱，有一個字直情係讀錯咗！當時真係唔知點解，音樂監製（竟然）係可以咁疏忽、咁馬虎囉！其實我首歌填的詞，都唔係好深啞。」

楊立門越講越「谷氣」，「歌詞中有一句『人在異國縱有嗟怨』，但個『嗟怨』，竟然讀成『差怨』！嘩，我心竊有冇搞錯呀！竟然讀做『差怨』？我當Danny係外國回流，唔熟中文，唔緊要。但係監製、製作人，都睇過歌詞，先至將首歌（給歌手）錄音吧！『差怨』咁都可以出街？我覺得好失望，作得水準真係離譜。」

回到今日樂壇，他繼續毫不留情，批評近年的流行曲文化，「而家好多新歌都好不濟，（作曲人

）都有心去寫。好似作曲咁，全部來自同一個方程式，通常是節奏快，歌詞亦唱得快，一句入面有好多字，完全冇抖氣位，來來回回都係咁，去到高潮就整個『好高音』結尾。我覺得好怪，就係唔好聽囉，如果你叫我哼番個旋律出嚟，我又唱唔番，啲歌可以話係冇旋律。」畢竟官場中人說話小心，他也沒有舉出失敗例子。

欣賞陳輝陽作曲有深度

身在官場，楊立門一直注意樂壇動向。他聽過黃耀明、彭羚的《漩渦》，愛過陳奕迅的《人來人往》，亦會沉醉於楊千嬅的《少女的祈禱》等，而三首歌的共通點，正是出自作曲家陳輝陽。「佢係其中一個我好欣賞的作曲家，歌曲既有旋律、又有深度，亦都好有層次。好似頭先三首歌咁，好多時都估唔到下一粒音會去到邊，聽落去就係一個新旋律，好有新鮮感。」

楊立門對近期的娛樂圈動態，也一樣認識，例如「大台」節目惡搞過的新晉組合「天堂鳥」及「Faith」，他都早有聽聞，並明言看好「天堂鳥」，「娛樂圈早就應該要培養啲識跳舞、包裝好啲，身材好啲，高大啲嘅藝人啦，當然唱功要有番咁上下，我覺得香港係有呢個條件，人哋得，自己點會唔得？」

他慨嘆，年少時只見蔡楓華到韓國登台，今時今日，卻是韓國Boy band（男子組合）來港掘金，「未來要培養多啲全能藝人，香港先有得救。『娛樂』應該係要令觀眾賞心悅目，否則出多個陳奕迅都有用。我自己好欣賞『Mr.』同埋『Rubber Band』呢類組合，但係要識跳舞，先能夠在樂壇生存。」

打算出書寫文藝小說

圈子繞遠了，話題最終回到自己未來路向。「我仲摸索緊，呢一年我又唔做得嘢（仍屬退休休閒），不過會做好多義務慈善工作。我相信未來兩

年都唔會擔任全職工作，因為我自己亦受爸爸影響，日後想寫些東西，大概會寫文藝小說為主，目標可能可見。」

訪談過程中，記者發現楊立門與父親感情深厚，言談之間總會談到以前任職撰稿員的楊爸爸，「我屋企係書香世家，老豆又唔係期望我要做大生意，所以理想比較清高，叫我入政府，為人民服務。加上做AO人工幾好，我覺得真係幾好嘅職業囉。」

早前在內地電視台綜藝節目中「一曲成名」的香港歌手，29歲的本地樂隊Killers的主音陳樂基，明知香港樂壇無甚起色，但仍拚命於歌唱事業掙扎，為未來奮鬥。而年少時的楊立門，最後選擇加入政府，於「鐵飯碗」內服務群衆；但今日，他毅然走進樂壇漩渦，用聲音去感染群衆，不禁令記者想起黃偉文這句歌詞，「別心急我聲帶，已經一早唱開。這首歌快將似轟炸襲來，你就讓那擴音機扭開，去將全城也覆蓋……」



▲楊立門暢談本地樂壇

本報記者麥潤田攝

楊立門 再追逐音樂夢

退下官場 享受藝術人生

主要履歷

1982年	加入政務職系
1997年	教育統籌局副局長
2001年8月	工商局副局長
2004年7月	工業貿易署署長
2006年7月	（回歸十周年）慶典統籌辦公室主任
2007年7月	發展局常任秘書長（規劃及地政）
2010年1月	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
2014年7月	退休，結束公務員生涯

▲楊立門希望重拾咪高峰，寫寫小說、出出書，享受藝術人生

本報記者麥潤田攝

做主管要以能力服眾

社會早認定政務官出身的精英是「天之驕子」，一來人工高，二來影響力大，不少年輕人畢業後都爭相應徵。楊立門在官場打滾多年，就跟記者上了一課「公僕政治堂」。

除了追求工作穩定，比起私營機構，他認為做AO還有其他好處，「我就係鍾意政府工『唔使擦鞋』，外面的老闆可以動輒炒你魷魚，不過政府工唔係，『老闆』點憎我都好，最多調職走我，佢要炒我，係好困難的一件事，仲難過升我職。」

政務官日理萬機，除了上司指派的日常工作，還要到立法會講解政策，回應議員及傳媒質詢。「AO做嘢，係較少需要迎合上司心意。政務官辦事透明度高，做得好唔好，不單止上司睇到，仲有其他同輩、專業界別高層、傳媒、議員，佢哋都會向上司談及下屬工作表現。」

當然，也有公務員恃着是「鐵飯碗」，行事散漫，工作缺乏朝氣，楊立門教路，「我做工業貿易署時，要管理幾百個貿易主任，要軟性去規管佢哋至得。我會身先士卒畀個典範，而唔係命令式。主管唔應該一味斥責下屬文筆差，與其要求佢哋重新再做，倒不如自己『死死氣』先示範一次，畀佢知道應該點樣陳述觀點，或者在行文間減省沙石

，下次先有機會做好，先至能夠服眾。咁先可以推動下屬辦事，加強積極性。」

每年有不少人投考AO，總有人名落孫山，究其失敗原因，楊立門稱：「政務官要求考生有分析能力，對時事及解難方面，都要有自己見解。至於中英文表達及工作能力同樣重要。」對落選的

應徵者，他教路說：「語言天分係天生，當然也講求興趣。其實互聯網咁發達，考生可以隨時上網聽多啲英文，睇多啲戲，睇多啲雜誌。我有一個習慣，當我睇到一個唔認識的生字，我會感覺好唔舒服，一定要查字典，知道個字點解之後，仲要記熟佢至得，咁樣學英文，先至會成功。」



▲楊立門有一套自己的管理理念

本報記者麥潤田攝

找回亡父車牌追念親恩

楊立門自小與爸爸感情深厚，深受父親影響。還記得楊爸爸去世後，有記者發現楊立門逕自一人，在運輸署車牌拍賣會現身，投得爸爸生前擁有的「1854」車牌，成爲一時佳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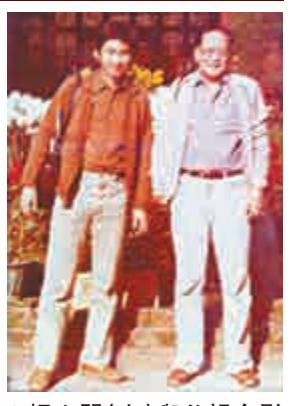
楊立門的父親楊普禱，是1970年代的著名寫作人，為商台、港台、前麗的呼聲等傳媒撰稿編劇。「爸爸對我一生人嘅影響真係好大，基於佢係自由身寫作人，大部分時間都留在屋企工作。對於很多人來講，爸爸一定是最出外返工，但對我來說，最記得他的的是伏在書桌前的寫稿背影。」

楊立門對父親崇敬之情不言而喻，「放學回家時，都總能見到爸爸在家，他甚少在晚上出去應酬，我們倆感情特別好。」

楊立門小時愛亂跳亂跳，離家跟爸爸到「五台山」四處遊歷。「當時無傳真機，亦無電腦，爸爸要親手交稿，將稿件拿上商台，或者麗的。佢揸車上廣播道，我總會跟在他身邊，當時見到很多前輩，他們都是播音界明星，從小我就與尹芳玲、黃天朗等播音員相當熟稔，佢經常來我家作客，又會一齊行山。」

「當時電視並不普及，市民最大樂趣就是聽廣播劇。當時（爸爸）較出名的劇本有《18樓C座》、《大丈夫日記》，爸爸日夜顛倒趕寫劇本，有時會寫到凌晨兩三點。」

楊立門總是稱讚爸爸好，但他自己管教兒子，卻是另一套想法，「這一代的父母，對子女的職業和擇偶選擇，真係冇乜太多意見，畀佢哋較多空間，除非佢好迷惘，又或者唔知點選擇，先會畀佢建議。如果我清楚佢做緊乜，我就唔會瞓佢，費事佢之後怨我呀，哈哈！」



▲楊立門（左）與父親合影於1980年 受訪者提供